

## 万古春归梦不归

——宗璞《北归记》读后

■张抗抗

2019年开初，宗璞先生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终卷《北归记》，终于与翘盼已久的读者见面。自《南渡记》1988年出版之后，《东藏记》《西征记》相继问世，《北归记》是最后一部收官之作。《北归记》的出版，无论于作者、于读者、于文学，都是一件令人欢喜庆幸的大事。宗璞先生前后耗时历时三十余年寒暑，苦累经年，以九十高龄终成百万字长卷，可谓一个文学奇迹。

《野葫芦引》全本四卷，写了抗战期间明仑大学南迁坚持办学，至抗战结束回到北平的艰难历程；日本侵华的烽烟下，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书桌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不能被战火吞噬——南渡的是珍贵的典藏书籍，有了书本就有了课堂——讲台、书桌、教师，创办新校园——最后，移动的书桌回到北平，象征知识与文明的复归。若是从地图上看，这条由北至南纵贯国土的转折路线：逃离—安身—求知—困守—成长—回归，是一场师生们以书籍对抗侵略的接力保卫战，颇似“飞起来”首尾对接的一个完美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师生们终于平安北归，但那些在滇西保卫战牺牲的勇士，却永远留在了那里，夜夜归梦难成。（取自《北归记》序曲“归梦残”）。又恰如《东藏记》序曲“春城会”所写：东流水浩荡绕山去，岂止是断肠声。

宗璞先生从五十多岁开始“忧心南渡”，至九十岁“慨然北归”，有谁能像她那样，用后半生三十多年时间，从容不迫、气定神闲地完成这部大书。从“渡”到“归”，由“藏”到“征”，四字箴言寓意深远。“渡”是劫难中的历练，“藏”是隐蔽的斗智迂回，“征”是出击与抵抗，而“归”，不仅是地理概念上劫后余生的回归故园，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危难中苦觅归途、于风暴的迷惑与彷徨中寻找灵魂归宿的精神之旅。如此庞杂的故事结构、浩大的小说体量、纵贯半个中国的地理空间、长达一个甲子的时间跨度，故事起伏跌宕，云卷云舒，其驾驭

难度可想而知。书中数个家庭的聚散离合、近百位人物的命运跌宕，鲜活灵动颇有《红楼梦》旨趣，经脉分明纹丝不乱。诗经有言：式微，式微！胡不归？然而即使天明，纵然北归，却非凯旋和终结，北归后又如何？《北归记》为此后半部多世纪的“重渡”和“再藏”作出了意味深长的铺垫。宗璞先生在“后记”中写道：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

这一句，大约是释读《北归记》的钥匙。

我读《北归记》，如同前三卷，始终沉浸于一种浓郁的知识分子气场及校园氛围之中。我在书页的丛林里行走，从昆明到重庆再到北平，我走过躁动濡湿炎热的南国、走过破败待兴重修的校园，空气中弥漫着树叶和青草的气味，课堂上飞舞着书本粉笔的粉尘。我不断地感到惊讶惊悚惊喜，而后是更深的感佩钦佩与赞佩。尽管对于宗璞先生典雅优美的文字有足够的准备，却仍然难以相信，九十岁的作家可以有如此强劲的笔力和缜密的思维。

我惊诧书中的青春人物群像，个个率真可爱、洋溢着理想的光泽与丰沛的激情。他们出生于受过“五四”新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家庭，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南渡之初还是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囡、峨、合子、孩儿、颖书、慧书、无因、无采、卫葑、玮……在炮火中辗转求学，经历了物资匮乏、疾病饥饿、生死离乱等种种困苦，在国家民族危难中长大。“出走”八年，归来已是青年。北归之后，作品的色彩逐渐变得鲜亮，校园里除了上课，开始有了朗颂音乐会溜冰舞会等集体活动，空气中飘荡着年轻人的欢声笑语，作者需要拥有何等刻骨铭心的记忆，才能够把青春时光的苦涩愁绪、心情语气象景，栩栩如生地一一还原？

我惊诧其中女主人公囡的形象塑造，那位聪颖冷静柔理理性的孟家二小姐，被作者设计为一个数学系的学生。囡因寄望科学救国而选择了数学，囡所崇拜的数学原理和数学公式的专业知识，读来天衣无缝，可知作者暗自对数学下了一苦功夫，或许作者年轻时也曾是热爱数学的吧？如果说囡的父亲

孟樾是全书的精神支柱，那么囡就是该书的灵魂人物。战乱与艰辛使她从一个养尊处优的乖乖女，成长为一个个替父亲分忧为家庭担责的“顶梁柱”；也使她从一个品学兼优的理科生，成长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知性女子，因此，有人将北归解读为一部青春成长小说或爱情小说。然而，笔者的用意绝不止于此——囡不是一个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她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不从众不流俗倡思善思，这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诗书音乐的滋养、良好的古典文学根基，使这个数学系的女生拥有丰富的内心情感。抗战胜利，她的未婚夫，庄无因选择了去美国留学，后因内战而不得归。北归即是别，别后再难归。北归欢庆日，最是伤心时。作者把囡的忧伤和深情，把握得细致感人。有《北归记》序曲为凭：把河山还我，光灿灿烟花霞，气昂昂傲日星。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又添了刻骨相思痛……

我惊喜《北归记》的叙事语言，仍然如同前三卷那么精致而洗练，拟人写景叙事抒怀对话，都是干干净净恰到好处，简洁节制，增一分则赘，减一分则削，决不纠缠毫不冗余。宗璞自《红豆》始建优雅隽永的文字风格，至《南渡》已炉火纯青，复至《北归》达到极致，令人难以超越。

我亦感佩《北归记》中老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形象的塑造，以孟樾为主轴的老教授们，从校园到方壶圆瓠小院，清贫持守忙中有序，千头万绪收拾旧河山。北归后，党派纷争，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校园的生存境遇、生存环境比战时更为复杂艰难。民主梦想寄予谁家？人心终归何处？每个人都在重新作出选择。《北归记》序曲“归梦残”云：忽忆旧时庭院。斩不断，理不清，解不开，磨不平，恨今生！又几经水深火热，绕数番险人深井。

还必须提到对《野葫芦引》全书词曲的赞佩，《北归记》亦然。宗璞先生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文句颇具红楼神韵，红楼残痕渗透入骨。该书以序曲、间曲、终曲贯通，词曲既是小说人物情感的寄托、抒发与补充，也是每一章节的点睛之笔。那些词曲字字珠玑，声入心脾，用去宗璞先生多少心力呢？她的创作态度之严谨、精神

风貌之顽韧、耐力意志之长久、才情才思之敏捷，我辈愧之不及。以《北归记》终曲“云在青天”为例：到如今，阴晴知晓泪如雨，又曾打破那葫芦底。卷定了一甲子间长书轴，收拾起三十三年短秃笔。先生们请安息，弟兄姊妹长相忆。过去的已成灰，未来的仍是谜。

每每想到宗璞先生三十年寒暑悉数奉于一书，近年来她更是视日模糊、单耳失聪、椎管狭窄引起眩晕，高血压导致脑溢血，实在心痛不已。她几乎是以半残之躯蹒跚“北上”，终于跃过终点红线安然北归，是何等幸事。唯一遗憾的是，《野葫芦引》未卷《接引葫芦》，在出版之前被“缓存”，等于全书缺了一个最重要的尾声。《接引葫芦》是《野葫芦引》这部大书所有人物的命运“终结”，缺了最后这个结尾，目前出版的《北归记》只能算“半部红楼”，甚至是一部残本。然而，纵使残缺，该作品的大家气派与文学经典气象，已然遗世独立。宗璞在终曲“云在青天”中有句云：纵然是一一次次风波平又起，终难改云在青天水流地。万古春归梦不归……

因而，我读《北归记》，读出的是一个“不归”。脑子里依旧浮上那一句：式微，式微！胡不归？

宗璞先生在《北归记》的后记中，平静地向大家作了告别。她写道：一是告别我经过和我写的时代。父母把孩子养大，好像重新活了一次……二是告别书中的人物，他们都是我熟悉的人是我“再找”“再炼”“再调和”创作的人，但又是完全崭新的人。我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他们，我不知道我的贞元之气能不能让他们活起来，能活多久，我尽力了……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

我却想对宗璞先生说：您创造了那些崭新的人物，把他们（她）留在了书中，尽管这部书的文字和故事的集聚，算得上“为了告别的聚会”。但您不会与他们告别，因为他们（她）将会长久地活下去，活在读者心里。

脑子里蓦然跳出《北归记》中所引的李商隐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若是万古春归梦不归，那么，这个时代的人，究竟梦归何处呢？

## 推动更积极有效的阅读

■孙云晓

董喜喜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我知道她曾经用6天写完第一本屡获国家奖项的儿童文学作品《嘟嘟嘟》，五年磨一剑写出了国内第一本以儿童视角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影之翼》，也知道她只身走进全国100所乡村学校，一年中为父母、老师、孩子免费讲座196场；我也知道她发起资助了新教育的种子教师计划，帮助很多老师走上了专业成长的道路，但我以为这都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情怀和素养使然。

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当我知道她作为新教育新父母研究所的所长，发起的“萤火虫家校工作站”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父母和孩子参与，改变了数万家庭亲自的相处模式，甚至还写了一本专门讲中国孩子的阅读问题的教育类书籍《喜阅读出好孩子》（湖北教育出版社）的时候，听说这本书不仅入选《中国教育报》教师喜爱的100本书，还荣登深圳图书馆2015年度读者借阅最多的“最受读者喜爱书籍”总排行榜第9名。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跻身教育行列，并且第一部教育通俗理论类作品就能取得这样令人惊讶的成绩。我认真阅读了这本《喜阅读出好孩子》，的确是一本好书。

关于阅读，世界著名阅读理论研究者、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史蒂芬·克拉生提出了“自由自主阅读”法，但因为中美两国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几乎截然不同，所以这样的方法我们无法照搬。董喜喜的这本《喜阅读出好孩子》则基于新教育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教育自由阅读法”的观点，也就是：从教育的原点出发，以孩子对书籍的消化理解吸收为标准，在激发阅读兴趣，享受阅读快乐的同时，能够有效地提高考试成绩的阅读方法，这种方法最大的特点是：给予孩子自由但不放纵，对他们施加纪律但又不僵化，从而产生更积极有效的阅读行为。

我是一名从事儿童工作的老教育工作者了，对于中国当下的父母们所面临的教育困惑是有着深刻感

受的。他们最操心的事就是：一方面希望孩子生活得轻松愉快，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的成绩优异。所以在很多家庭中，儿童并没有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利。在幸福生活和成绩优异之间，似乎隔了一条巨大的鸿沟无法逾越，父母们终究站在成绩一边望“幸福”而兴叹。

但董喜喜明确指出了两者兼得的方法，那就是阅读。她告诉父母和老师，尽管现实中分数的确很重要，但通往高分的路径，却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进行选择的。这样的观点，无疑给父母们当下的教育困境，提供了新的突围办法。

关于阅读理念，她用“书是粮食不是药”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阅读；用“牢记电视猛于虎”告诉大家为什么如此迫切需要阅读；用“自主阅读搭梯子”提醒广大阅读也有副作用。关于阅读方法，她更是教给父母如何用什么“阅读年龄测试”法摸清阅读现状，然后从父母最关心的“怎样提高阅读能力、指读到底好不好、怎样让孩子的阅读更深入、怎样让阅读不偏食”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引领家长，教会父母如何为孩子“阅读与表达”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阅读促进表达。董喜喜用“阅读能量循环圈”提炼从“精读到深读”的过程，指出了“读后思考才有效”，还提供了“激发思考的妙方”等等。她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作家的语言天赋，将激发思考的8种方法管为“心灵阅兵、自相矛盾、信口开河、乱写乱画、倒背如流、大胆混搭、顺藤摸瓜、写信代感”一种貌似随意简单，实则却是读者与书籍对话、与作者对话从而形成自己思考的一个清晰的逻辑过程，是如何借助阅读提高自己思维品质的过程。

董喜喜的这些阅读理念的形成，除了因为她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使她能够从儿童视角理解阅读外，还因为她对自己成长经历中所遭遇的阅读问题，有着独特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更融合进新教育实验十几年来在师生及父母中推广与探索阅读问题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喜阅读出好孩子》是一本值得更多中国父母和老师读到的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引领的阅读指导手册，是一本值得推广和使用的好书。

## 明代书法中的陶渊明确

■魏若轩

陶渊明对于后世书法家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在苏东坡开创以书写陶渊明后，后世书法家作品便层出不穷。有明一代的书法家以“吴中三家”祝允明、文征明、王宠等成就为最高，但在现存的针对“吴中三家”的研究文献中，对于王宠的研究为最少，论及陶渊明于王宠之影响者更少；在我看来，王宠书法声响、文二家而自出机杼，书法中的禅趣古意实则为三家中最高者，实则获陶渊明之精髓。而随后的董其昌更是在理论的高度吸收了陶渊明的思想，提倡平淡真率的书法品格，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宠，字履仁，号“雅宜山人”，工诗文书画，亦通篆刻，是“吴中三家”中最年轻的一位。去世时年仅三十九岁。王宠的书法作品是最为独特的，有晋人恬淡之趣，小楷疏朗空灵，不落时人俗套。如果说祝、文二人的书法多以雅、丽为旨，间或有尚古之作，那么王宠的书法则尤其重视拙、朴之趣。

王宠的这种独特书法风格，能在字里行间的多处留白与气孔中，感受到节奏的律动以及气息的贯通疏朗，而在用笔上的含蓄则让人感受到其拙而实巧的深厚功力与笔画背后的深沉用心。王宠书法与诗文中大量写陶、书陶，并不是单纯地把陶渊明作为书法与诗文创作的素材库，在学问传承与人生选择上，他们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学问传承上，王宠的老师都是喜爱陶渊明的名师，对王宠的影响不言而喻。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王宠长大后，文征明因念其才华，在王宠十七岁时，文征明与王宠的书信来往、共同出游等多达三十余次，交情不可谓不深厚。正德八年（1514）三月，文征明为刘麟写赠《西溪草堂图》，王宠在画上题诗曰：“美人西去入三秦，春风问我桃花源。江南三月草齐绿，渭水天河云正春。倘向凤凰台下过，寄声聊问秣陵人。”

## 对《杨联陞别传》的一点质疑

■韩石山

多年前读过《哈佛遗墨》，去年读过《汉学书评》，今年读了《东汉的豪族》，方才，真的是方才，读了新出的《杨联陞别传》（商务印书馆），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

前三部，均是杨联陞先生的文集，均为蒋力先生所编，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后一部，是将蒋力先生为杨联陞先生写的一部传记。我怎么弄不明白，蒋先生为什么起了这么个书名，乍听之下，好像写的是个郑板桥一流的人物似的。此话留待后面再说，还是接着写我的文章。

蒋力先生者谁，杨联陞先生之外孙也。

杨联陞先生者谁，你要是连这点知识都没有，且打住，该做啥做啥去。

我的感慨在于，看前面三部书，像在长江三峡一段，逆水而行。迎面全是一个个陡峭的山峰，让你惊悚，让你喟叹。不说《东汉的豪族》这样的名篇了，就是《五、十新解》这样的小文，也让你连连击节，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思，怎么会有这样的妙解。而《杨联陞别传》则不同，像是从重庆出发，顺流而下，山峰还是那些山峰，一路走来，你知道了它们是如何的迤邐而来，渐次增高。峭壁还是那峭壁，没有了突兀的感觉。且看到这一面，原也是草木葳蕤，不似那面的一味高聳。同样的山峰，感到了祥和，感到了亲切。

且举一例。你读过《东汉的豪族》，且看了后面附的《杨联陞先生学术年表》，你又是学术上的有心人，想写出杨先生成名成家的轨迹。你还有些知识的储备，知道1946年发表于《哈佛亚洲学报》的《晋代经济史释论》一文，是他的英文成名作。且知道此文，是杨先生前一年完成的博

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释》的引论部分。你会由不得起了疑心：

“翻译并释解一篇古文，就可以拿到哈佛的博士吗？”

然而，如果看了《杨联陞别传》里的一章，名为《花儿本不愿开，春风一个劲儿吹——杨联陞与贾德纳》，便知所为何来矣。

原来，哈佛大学远东语系有个助教，英文名叫做 Charles Sidney Gardner，中文名叫做贾德纳，1938年有一年的休假和进修，便率全家来到中国，在北平的南池子住下。先是请了青年学人周一良帮他看中文文书籍，时隔不久，周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可以到美国去读博士。谁来接替呢，周推荐了同是清华出身，毕业于经济系的杨联陞。

杨与贾，一见投缘。杨每星期去南池子三次，除了帮贾看日文学报，用英文做摘要之外，还帮贾选择北平各书铺送来的，贾要替哈佛代购或自购的书籍。

1939年贾回国时，知道杨面临失业（**毕业时即逢七七事变，其实还未就业**），特意留下一部百衲本《宋史》和一部《后汉书》，请杨替他用朱笔标点校对，每月仍有酬金。

按说两人的关系到此就该结束了。

好事还在后头。

1940年8月，杨联陞意外地接到贾德纳从美国发来的电报，说他自己肯出钱，邀请杨去美国一年，一半时间继续帮他工作，一半时间在哈佛研究院选课读硕士学位。

经过几个月的筹措，1941年2月初，杨来到美国。贾供给他全部学费和生活费一年有余。1942年夏季，杨得到历史系的硕士学位，又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继续就读，于1946年2月获得博士学位。

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写一篇《晋书食货志》的译释文章，就能获

得哈佛的博士学位。

须知，他的这位导师的博士论文是《清史稿康熙本纪译注》。

你以为这位导师，一定是个汉学根底浅薄的学者了，否！

贾德纳著有《中国旧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今多译为《中国传统史学》），精于目录之学。除了对西洋汉学著作如数家珍之外，对中国和日本学人的造诣，也颇了解。杨联陞除帮他搜集中日文资料外，在其它方面，确是他的学徒。

你有这样的疑心一点也不奇怪，连在史学上获得大名的何炳棣，对他的这位清华学长，如此轻易地获得博士学位，也不无微词。《东汉的豪族》书后，附有蒋力写的一篇《杂谈》，引有2005年，何给清华的一封信，其中说：“海外清华大学史学传人最早成名者是九级的杨联陞。由于特殊私人机缘，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已以《晋书食货志译释》获哈佛大学亚语文及历史系合授的博士学位，继周一良任助教。”

现在可以印证一下我前面的感慨了。

你读过全本的《东汉的豪族》，只能说是在三峡一段，逆流而上，领略了迎面而来的山峰的陡峭，只有看了诸如此类的来龙去脉，才算领略了山峰这面草木的葳蕤。两下里结合，才算是真正领略了三峡的挺拔与俊秀。

末后，扭过头来，说说此书的体例。

本书第一章，作者就说了书名的由来，且是引用他外公的话以证之。说杨早在1981年，在写给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主编刘绍唐的信里，叙过他与蒋彝先生的恩怨之后，说道：“兹想选录打油诗，试写《行者学究打油唱酬记》（**自传亦是合作，实为别传而已**！）”。这里，行者指蒋彝，学究指杨

自己。两人在过去的交往中，都写了不少的打油诗。

杨的这个说法，要细细掂量。他的意思是说，用打油诗串起的《唱酬记》，是他的自传，也是他与蒋的合传，因其谐趣，可谓别传。

这是实情（**打油诗串起**），也是自谦（**说自己的事**）。

也就是说，杨是知道别传为何物的。

现在蒋力先生以外孙的身份，给外公写传，端庄敬重，并没有什么谐趣可言，怎么能说是别传呢？且来探究一下，这种传记，在传记类的著作里，该如何定位。

古人的说法，是“交游考”。即将传主与他人的交往，探清源流始末，一一道来。近人写传，多附在传后，也有单独成书的。我的《徐志摩传》，就是将两者合为一体，以见传主人生的丰富多彩。

只写交游，即见出一生，在我看来，也该是传记的一种正经写法。且比那种“时经事纬”式的写法，有其异处。稍为不便的是，许多事项，只能取互见之法。

因此，我以为，此传就是一本《杨联陞传》。叫成什么别传，实在是亵渎了先贤。

当然，在对学者的认知，普遍不甚高的眼下，为了吸引读者，叫个“别传”也没有什么，说不定流传开来，还会促成人物传记，来个意外的兴盛。

更正

2018年1月23日3版《旁若无人的写作》一文中，《白鲸》作者应为美国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文中误为“麦克维尔”，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